

一些人,一些作家,常被冠以“再发现”三个字。有时确实是这样,有时却是被夸大,而不是被发现。人性里有喜欢故意反叛的一面,有逞强好胜的一面。但使性子对于学术来说仍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人人都将各归其位。一个人虽然经过了时间,但是不是“必要的时间”,还要打个问号。比如说后人出于各种原因附加的情绪,各种各样反叛的冲动,都要在时间里剔除才好。

有的作家在外面名声大得不得了,到台湾到香港,几乎只谈这一个,怎么也离不开这一个。为什么?因为大陆长时间不谈这个作家。这是文学史的偏颇,想不到回头引来的反拨力竟然如此巨大。这是人性的特点。反作用力和作用力是相等的,尽管这也多少有些彼此“使性子”的意味。

做学术是不能有成见的,阅读也不能。无论这成见的理由和基础是如何形成的,都需要放弃。

所谓“阅读之前放空自己”,就是不让心里装上任何成见。成见是做学问、做学术的害物。所以一些时候我们容易被莫名的好恶所左右,使自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印象和判断。

先放空自己再去阅读一个作家,那时觉得他有才华,他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被我们认可和喜欢,这个就没有问题。不然就会不自觉地夸大某一种感受,影响持重的评价。比如某些著述,将曾经被埋没的现代作家给予了极为不同的肯定,认为不仅比鲁迅高,而且高得多了,是那个时期最具有超越意义的天才。怎么可能呢?作家的关怀力,作为人的激情,作品的深刻情感、文学含量、语言魅力,以及最终呈现的人格的力量,强烈的道德感,这些指标怎么能够忽略?这些指标即便退次一等,也并不妨碍成为一个好作家,但不可能是大师级的作家。

好的作家不一定都具备强烈的人道激情,比如他在语言方面给我们的强烈快感,他罗织的精妙的细节。他可以不去关心底层,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趣味里。生活是五光十色的,作家可以表达

这一切。有些作家生前没能得到认可,人们不能认识他,他寂寂无名地离开了之后,才有人渐渐地发现他。比如有人九十年代就开始写性,写生活的荒诞,绝望和游戏,对主流话语的反讽,还有语言的机智,这些作品都好——但冷静想一想,其倾向仍然与时尚、与一个时期的精神潮流是一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看,还是没有个人性的,是多少流于平庸的唱和者。

同样是写性,如果出现在“文革时期”就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描述情爱。那个时期在性爱之类的表达方面,是一种畸形的苛刻和虚伪。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一类作家放肆一些——哪怕他是一个地下作家——会让我们多么感慨。这才是一种卓尔不群,一种对于人性经验的大幅度开拓。因为他有勇气反抗潮流,表现出了强大的个体力量。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正好相反:一个时尚风气和潮流的跟从者,看起来很有个性,其实是与时代趋向一致的。他与当时的艺术趣味是非常吻合的——有时候稍微快了半步,也就是快了半步,或者压根就没有快……我们对待泛滥的性爱、解构、嘲讽和玩世不恭这一类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老套,最好要有一种冷静的态度。

对一些作家作品出现的高评价,还要看来自哪里。是源于诗性的核心,还是趣味相投的意气与策略?是否有商业性的谋划?同一倾向的写作者研究者,对于一个相距遥远的、特别是已经逝去的作家,往往是相当慷慨的。这种种温情和冲动,其实也是对自己热情肯定的一部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谈来谈去,不停地歌颂的某类作家和作品,大致上和谈论者自身的思维,还有趣味,是如出一辙的。他们不过是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他们不会是这个时期最清醒的专业人士。

比如说在海外外得到极度推崇的某些观念,最重要最深沉的创作和研究人士,几乎没有盲目跟进的。这同时也说明:最明晰的思维往往是少数的,但是时间恰恰会站在少数一边。

## 成见

张炜



松浦笔记

## 作客李敖书房

吴道富

五月游台,经台湾朋友引见,我们三人作客大名鼎鼎的李敖先生书房。时虽不长,然兴味良多。

一按门铃,先生很快启门欢迎。书房约摸百余平方米,沿壁均置几乎达顶的高大书柜,装玻璃门的少,大多敞开,书籍摆得满满当当、整整齐齐。靠窗一侧为低柜,抽屉外贴着标签,柜上亦摆满了书。书房靠里头有两排及腰的长桌,桌也即柜,里

面 and 上面横竖都叠着、铺着书籍,既有硬面精装的,也有软面线装的,中外文齐备,而过道仅似飞机通道的宽度。偌大的书房中唯留下一块铺地毯的“空地”,长沙发两侧摆着双人沙发。李敖穿灰细格长袖衬衫、浅米色卡其长裤、黑袜,戴浅墨镜,身板挺直,短发略花白,脸上少见皱纹和老斑。他讲:我今年八十了,被关押过三次,狱中光线暗,我又爱看书,害得我眼睛坏了,所以一直戴墨镜。我问书房藏书几许?先生复十万册以上。台湾朋友一旁介绍:不要看书多,先生要找个东西,他很快就能从书海中找到呢。

先生谈笑风生,我们毫无初识之拘谨。他指着书房稍带些许感慨地说:当年我和胡茵梦结婚就在

这里,新婚之夜即有骚扰电话……不能娶女明星为妻啊。书房位于台北市中心城区的高楼中,现今细观全无婚房痕迹了:除了书籍多多,就是款式各异的时钟多,漂亮实用的台灯多,常绿植物的盆景多,壶、瓶、缸、盘、笔筒、印盒、书函等更多。小天使、脚踏飞燕、清朝驻欧使节小照等摆设和刻有“开卷有益”“斯文在兹”两个木质书函则陈列于窗前低柜。墙上散挂有西画、对联之物,一幅大尺寸的个人肖像照特

别引人注目——脸容冷峻,戴浅色墨镜正视前端,右手起食指封双唇。这或是最能展现先生个性的相片吧,耐人寻味。友问:先生善批判,有无树敌过多之虞?笑答:我是以骂为乐。先生讲:我没出过国,有人说我去过大陆,我说大陆是中国呀!我不用电脑,我看书阅报,了解世界,我还看评说外国的事。前几年写了本《阳痿美国》,是批判帝国主义的,一些地区因书名原因不准出版,出版社印了十五万册只能化作纸浆,我不忍心让出版社赔钱,才同意改名(中信出版社

2011年以《审判美国》出版)。

天色近暮,虽则大家活得正欢,但考虑到先生还要回居,我们也有所约,只能不无遗憾地匆匆告辞。我等一再请先生留步,先生却坚持送至门口,并一握手道别。而今,翻看李敖先生与我的合影,他那直率风趣的话语、谦和动情的神态和书房的种种“风景”,又浮现于眼前……

我家原来住在康定路563弄,在常德路和西康路之间。名为“纪园里”,1929年造的,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没有厢房的二层楼,显得简单而精致。弄堂也不大,正门朝北,大致呈“乚”字形,由23幢石库门组合而成。我家在最南端,弄堂正门笔直走,到底即是我家。

今年100岁的父亲告诉我,他是25岁人住此地的,算起来应是1940年。当时是日伪时期,币制多变,房东无法按标准收租,父亲记得当时是用两根“大黄鱼”顶下这套房子的。没有房契,故不是买;不好房租,又不算租。就这样一直到解放后好几年成立房管所,才发了房票簿,开始付租金。

我生于斯,长于斯,若不是后来遇到拆迁,一定会终老于斯的。因为我留恋那里的温情,怀念那里的喧闹。那种温情和喧闹中透出的纯正浓郁的上海味道,是我儿子那一代人再也无法福消受的。

很小的时候,喜欢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我总把自己想象成关云长、赵子龙之类,手持竹竿,骑着一位小伙伴,在弄堂里纵横驰骋。一天晚上竟然“马失前蹄”,跌进了墙角的马桶堆里。木制马桶是石库门房子的重要一景,一般人家都在晚上把满是粪便的马桶拎到家

## 夜光杯

世界上有一座最美的坟墓,它在俄罗斯。我早就从茨威格那里听说它。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由那位先生得知它的。

2011年秋天,我在俄罗斯旅行。一个重要的日

## 最美的坟墓

薛涛

程就是去瞻仰传说中的那座“最美的坟墓”。旅游大巴从莫斯科出发,穿越广阔的原野朝西边的图拉急行。这样的原野我一点都不陌生。在我的家乡(尤其更北的地方,尤其少年时代)我就在那样的原野上出生,像马驹一样在那样的原野上狂奔、长大。

到了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我们穿过一条小路进入一片森林。它闪出的瞬间,我甚至感到意外和惊喜。

它确实很美。甚至比传说的、想象的还要美。它的造型简单,是一个长条的梯形立体,方正、稳妥,精致、平和。它棱角分明,通体俊朗、刚正。不过,因为上面布满女人发丝般的蔓草,它又散发出几分柔美和细腻。细草茂盛,却不肆意蔓延,分毫不差地顺从它的造型,这样又不至于冲抵它的刚性。我得承认,它是坚不可摧的。它的美,当然主要取决于它的主人,也就是卧在那里的

个老人。他的主人是一个圣徒,以最深重的悲悯、最坚定的信仰,“协助”铸墓工人完成了它的建造,最终使它成为一个杰作——世界上最美的坟墓。

我在它面前伫立很久。我暗自发出一个天真的设问——是不是拥有最美灵魂的人才有可能拥有一座美丽的坟墓。那么,即便他的坟墓初建时不那么美,风霜、雨雪、草木也会参与修缮,一天天打扮它。它自己也能顺应主人的心灵,慢慢修正、长成。从而完成一次最美的建造。

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个假设吧?今年清明节,我回到家乡——那片辽阔的原野。一踏上它的边缘,我便想起几年前在俄罗斯原野上的旅行。我先祭扫爷爷奶奶的墓地,然后便走进初绿的长白山脉。在这条山脉的皱褶中也卧着我的亲人。他们仅仅就因为在那里生,死了便回到那里睡。

几座坟墓安静地卧在林子里。经过这片林子的



威尼斯印象 (中国画) 许洪

风都是轻声的,可见他们一直睡得香甜、安稳。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用最轻的脚步走进林子。最终,我蹲在最小的一座坟墓前面。它上面落满厚厚的松针,这样说不准确。应该是上面摆满松针。所有的松针的摆放,都自觉维护它的锥形,从而形成一个柔和的流线体。它无比精致,简直是精密。我想,那些松针一定在下落的途中不断调整姿态和角度,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降落。如此数日、数年、数十年,终于造成现在这座精巧、圆润的坟墓。

确切说,是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我从九岁的少年,走进四十几岁的中年,它的主人却永远二十

五岁。它的主人是我的大舅。从前,他比我大那么多,现在我却比他还老。时间是怎样的一个魔术师,让我和大舅的年龄此消彼长?三十五年前,大舅死于顽症。英俊、善良、仁义、孝道,是亲邻和师友对他的评价。我只能去少年时代的点滴印象里寻找他。他给我的记忆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唯有一份温暖的感受是那么清晰、牢固。

大舅死后,我家的幸福生活便结束了。母亲伤心至极,精神几乎崩溃,十数年未能走出阴霾。我则常常痛恨他走得太早,毁了我无忧的、宁静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可是,每当我开始痛恨,他的那份温暖总能借助咸咸的眼泪融化我胸中的硬结。

现在,我又一次站在他的面前。我望着这座越来越完美的坟墓,更不敢怀疑他的“心灵力量”。只有他这样的人配有如此美的坟墓。

人一出生,便获得生的权利、活的权利,也可以获得死的尊严。人,居然还能继续造就自己死后的坟墓,这依靠墓主人灵魂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风雨、雷电、蔓草、落叶都心甘情愿愿为仆,一丝一毫、一分一厘地帮他修缮,直至臻于完美。



## 朗读不完美又何妨

季履平

今年的六一节,上图讲座中心为家长和孩子精心安排了一场“诗情弥漫童年河——赵丽宏长篇小说《童年河》朗读分享会”。《童年河》是赵丽宏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一位来自浙江乌镇的小男孩朗读了“墙上的画”这一章节中的几个段落。也许是由于紧张的缘故,男孩朗读时有些结巴,且个别字没有读准,不过还是很努力地朗读了下来。

听众们给了他热烈的掌声。嘉宾主持孔明珠和主讲嘉宾之一的赵丽宏也给他以肯定和鼓励。事情至此,应该是挺圆满的。然而,在听众互动环节却有两位自称是老师的听众突然对这位小朋友发难,提出了严厉批评,这令在场的大多数听众感到不满。赵丽宏主动说道:“这是一场朗读分享会,不是朗诵表演会。应该要多多鼓励孩子

们上台朗读,何况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呢!”是呀,我们的家长,特别是我们的老师们应该像赵丽宏那样学会包容,尤其是面对孩子们时。赵丽宏在《童年河》中这样写道:“童年就像一条小河,从你生命的河床里流过,它流得那么缓慢,又流得那么湍急,你无法把它留住,它的涟漪和浪花会轻轻地拍击你的心,让你感觉自己似乎总是没有长大。”冒着大雨从乌镇赶来的小男孩能够勇敢地站在上图讲座中心的讲台上朗读国内一流作家的小说片段。这对于他来说必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即便朗读得不够完美,那又何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仅要对孩子包容,而且在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也要学会包容。包容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应有的气度。

## 纪园故事多

胡中行

门口的弄堂里,等待明天清晨马桶车来后的洗刷。再说当时我撞了个正着,稀里哗啦、浑身臭气地回到家,大姐捂着鼻子为我冲洗,随后照例是揪耳暴打解气。

稍长,染上了“动物瘾”,先是斗蚂蚁,抓一批自家天井落水管道上来回奔忙

的蚂蚁,放到稍远一些的邻居家门口的阴沟边,与那里的蚂蚁遭遇,因不是同窝,一阵厮杀在所难免,场面相当的惨烈。后来是斗蟋蟀,我终身引为自豪的是曾经养活过一只“过冬蟋蟀”。家里的亭子间比较闷热,我就在蟋蟀盆里盛满泥土,外裹破棉袄,硬是在亭子间里创造了奇迹。蟋蟀过冬即称王,不论多凶狠多善战的蟋蟀,遇上这位老前辈,没有不弃甲而逃的。现在回想起来,莫非蟋蟀社会也有尊老的 tradition?最后是养鸡,在人民广场买来一对刚出壳的小鸡,一雌一雄通体金黄,先是放在前楼的东窗下。石库门的南窗或东窗是长长的排窗,阳光十分充足。长大

后才知是有名的来航鸡,鸡窝就搬到了晒台上。那只雄鸡峨冠长尾,十分漂亮。且生性风流,趁下楼放风之时,到处留情。整个弄堂的“鸡二代”几乎全是来航孽种。但是我家的母鸡却只生蛋不传种。把蛋拿去检验,竟没有一个受精的!真是奇哉怪哉。两只鸡养在晒台上,耳鬓厮磨,十分恩爱。但此爱不是那爱。鸡有鸡道,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住在石库门的人们来说,弄堂也是演绎爱情的舞台,左邻右舍朝夕相处,难免擦出各色火花来。但偶尔,弄堂竟也可以成为爱情的杀手。与我同龄的一位邻居牛得很,在郊区农场当连长。有位后来的一线电影女明星也在那个农场,深受照顾,萌生爱情。某次邻居携其来家,时值暑天,大家一见天仙般的美女从弄堂口款款而来,顿时一阵骚动,秩序大乱。有的邻居竟破门潜入他家后客室,隔着有缝道的板壁向前客室偷窥,吓得那位美女明星再也没有来过。

纪园里故事多多,一个门牌一个世界。如果要讲,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

## 十日谈

石库门风情

华忻坊的弄堂风景,请看明日本栏。